

小李、小王住一个宿舍。小王抽烟,摸出一支自己抽,旁若无人。单位常聚餐,小王乐于给大家分发酒桌上那盒公烟,发一圈后将烟放在自己的餐具边,饭局结束之前悄悄摸到手里,塞进裤兜。小李偷笑,还有这种爱好!小李抽卷烟,劝小王,抽卷烟不燎嗓子,好抽又省钱。小王卷一支尝试,被呛咳嗽,说太冲。小李说,抽惯就好了。

不几天,小李发现小王卷他的烟抽,笑着问,抽着咋样?小王说,还行。从这以后,小王回宿舍就从小李床下捞出烟口袋,卷烟抽,习以为常。小李心里不悦,抽好了自己去买呀!他发现这个月买烟沫的钱比上月多出一倍,这哪行?

小王回到宿舍又去小李床下摸,烟口袋不见了,却发现小李独自在外面抽烟,过足烟瘾才回宿舍,感觉被人卡脖子,被套路。翌日一早,与烟瘾搏斗了一夜的他跟踪小李至宿舍后山,果见小李在吃独食,便恶狼扑食般扑上去。小李正恼火,烟口袋藏在草丛中被露水打湿,反潮不过火,干吸不冒烟。他恼羞成怒,瞬间爆发,将口袋里的烟沫倒在地上,对小王吼,从今往后谁再抽烟谁是孙子!甩手而去。

一塘清波摇动,太阳铺陈,碎碎的银光跃动,正是鳖晒盖子的时间。方子传的眼睛瞪得像鸽子蛋,他在寻找一种鳖,一种青壳而底板为白色带花的鳖。

方子传已在塘边观察了许多天,塘是口大草塘,卧在派河边,派河是条长年流水的河,水流向大湖,大湖和长江紧相连着。流水不断,鱼虾鳖也就鲜活,在水里闹出些动静,让人慕而结网。

大草塘的鳖是河传递过来的,当然还有鱼虾,大草塘比别的塘有活力,鱼虾鳖不曾断过,现在有的塘水是死的,早没了鱼虾鳖的划动了。

方子传小时没少抓过鱼虾鳖,尤其是鳖。鳖有鳖路,顺着鳖的爪痕一抓一个准。鱼活头,在水里自由,无网无叉只能睁大眼睛望着它。

小时抓鳖多是玩的,人不大吃,长得难看不说,烹制还特别的伤油盐佐料。没想到有一天鳖精贵了,说是大补,一只野生的能卖上个几百元。但野生的不见踪影了,鳖路消失隐蔽成了个谜。

方子传寻鳖找鳖路,发现了大草塘有鳖的踪迹,他蛰伏在塘边,把眼睛瞪疼了。

方子传的功夫没白费,他已发现了两种鳖,一是黄壳白底的鳖,再一是青壳白底的鳖,但方子传要找的是青壳花底板的鳖。花底很好看,白色的底板上隐约着青色的纹路,如是婴儿的胎记。

三种鳖方子传都抓过。黄色

小王受辱蒙羞:切,看咱俩谁给谁当孙子!

两人从此都戒了烟。不久小王调离单位,与小李各奔东西。谁是孙子,谁是爷,见分晓的时候两人已步入中年。在酒桌上,大李笑道,我刚四十岁就得了个大孙子。

多年不见,大王升迁。先给局长开车,整天拉着领导走,到哪儿都有烟和酒,不抽白不抽,又捡了起来。后来当上办公室主任,终日迎来送往,喝酒是工作需要,烟酒不分家。他问大李,你戒到现在一直没抽?大李笑道,不是说谁抽谁是孙子嘛!大王马上喊来餐厅服务员,要了一条中华烟放到大李面前,当年我没少抽你的烟沫,欠你的,现在补偿你!大李觉得受辱,坚决不拿。晚餐结束时,大王说,这条烟你必须拿着,我现在有签字的权力,你不拿就是瞧不起我。强行塞到大李腋下。

就为这条烟,两人退休后又聚过一次。

老李遛弯,见前面有个人胖得走不动道。像老王。身边的熟人说,错了管换。老李惊讶,老王咋发福成这样?熟人笑,老王为了健康戒了烟,戒烟后又添了一个新嗜好。

壳的鳖受看,它多在河里活动,爱流水。青色壳的鳖机灵,喜在塘里存身。花底板的鳖在塘和水田里栖身,胆子特别小,一有风吹草动就把头死死地缩进壳里。

两种鳖都在方子传面前现身了,可方子传最想见的花底鳖还在疑问中,到底草塘中有没有?是个问号,但方子传认定有,派河长,派河水长,总有花底板鳖的栖身地。

方子传四十多岁了,在社会左右周旋,最终还是回到了村子里,要和泥土作伴,做些与风土泥水有关的事。

方子传的事做得不小,以村子为中心,承租了一千多亩圩田,搞鱼稻共生生态种养。圩田多涝,适合栽水稻养鱼虾。鱼稻共生方子传做了几年,反复摸索,闯出了一条科学养殖的路子。春天栽秧,收割后,再养再生稻,一稻二割,亩产两千多斤,并且再生稻生长周期长,米好吃,能卖上好价钱。稻子生长之间,田里活跃的是鳖和鱼的身影,共生着一个小和谐的场景。农药和化肥是坚决不能用的,好在虫有鳖和鱼吃,鳖和鱼吃食排泄,又提供了稻子的肥源。一环套上一环,环环相扣,链条就紧了。

方子传获得了不少荣誉,他特别在乎的是“乡村振兴带头人”的称号。在乡村长大,对乡村感情深,乡村衰了,还不就是老家败了?方子传就想为乡村干点事,大学毕业十多年,就是



月光城 小小说

戒烟

解良



月光城 小小说

鳖事

张建春

啥新嗜好?

一犯烟瘾就给从前得过他好处的同事和熟人打电话,叫人家还他人情,请他吃饭。熟人说,人送他一段顺口溜,做免费理疗,领赠送礼包,吃饭必带老伴,饭后一定打包。

老李一脸苦笑,没再往前走,拐上另一条街。刚溜达几步,忽听有人喊,老李慢走,老李慢走!回头一看,是大腹便便的老王。他赶紧迎了回去,怕老王走急了滑倒。老王奚落老李,咋见了我还绕道走了呢?老李撒谎说,我最近眼神变差,没看见你。

两人站在街边,老王开唠,儿子,孙子,国内,国际。哎,当年我请你吃饭,特意给你要了一条中华烟带走了。你还记得吧?

老李连连应道,有这回事,有这回事。

老王说,一条中华烟在当时也值千儿八百的。这不是钱的事,是情。一会儿,我把我老伴叫上,咱们找个地方,喝顿小酒,叙叙旧。

老李说,你胖成这样,喝酒恐怕不对路。

没问题。老王说,我拜访过一位老寿星,他的长寿秘诀就是每天喝点酒,每天喝半斤,

舒筋活血又开心。每天微微醉,活到一百岁。

老李心说这是酒家广告。那好,等你哪天腾出时间,我请你。

老王说,我就今儿有时间。你还住在老地方吧?

对,临街,一楼。

我去过。你想几点钟喝?

中午,下午小小的眯上一觉。

你和老伴在家等我,一会儿打我车去接你们,饭店由你选。

好,咱们一言为定。

老王一路气喘吁吁,回到家叫老伴赶紧换衣服,过会随他赴饭局。十一点半钟,有人敲门,开门一看是一位跑单骑手,递上一个旧信封。

啥东西?老王从信封里抽出一张旧收条,上写“今收到李**退还中华烟一条”,落款写着老王老伴的名字,还摁了手印。老王问老伴,这事你咋没跟我说过?老伴说,多少年前的事了,这条烟被我弟弟拿走了,我就没告诉你。

老王失望,心不甘。给老李打去电话,不就一条烟吗,你还退给了我老伴,到底几个意思?

老李笑,我就一个意思。

啥意思?

防患于未然。

荷花认可方子传的想法,方子传信心满满。

方子传鳖瞅蛋样瞅着大草塘,一天,两天,三天……终于有一天,方子传看到了一黄盆般大小的鳖从水塘底游来,青壳看得清楚,白底板青色的纹路也是明明白白。

是派河鳖,方子传心中狂喜。方子传悄悄靠近歇在河滩上的派河鳖,拍了一张又一张图片。

图片传给荷花,荷花回了个大大的笑脸。

方子传的心突然变大了,他决心暗暗下定,要做派河鳖原种基地,将人工干预的杂交鳖赶出大湖流域。

方子传再次向派河鳖望去,不是一只了,是一个群体,领头的向着方子传笑。

鳖会笑,鱼会笑,兴旺的乡村一草一木都会笑的。

